

守藏

王宏钧的博物馆岁月



一九二六 — 二〇二六

启程

一九二六 至 一九五九

1926年1月，王宏钧出生于北京。1947年4月，他在清华大学参加革命工作。1948年12月，从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后，他到解放军部队的政治部门任职。两年之间，青年时代的求学与工作，次第展开。



王宏钧

1949年11月，他转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。新中国的文物工作正在展开，接管、调查与保护，需要逐项落实。1952年以后，他多次前往华东、中南和西北地区，了解当地文化与文博事业的状况，也撰文呼吁保护古旧图书。

这些早年的工作，把他带到具体的文物和保存它们的地方。纸上的历史，需要与实物相互参照；保护的办 法，也要从实际情况中寻找。1959年初，他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。此后很长的岁月，将与这座博物馆连在一起。

入馆

一九五九



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与革命两馆旧影

王宏钧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时，新馆正在筹建。起初，他在保管部从事文物保管，管理过明清档案与资料，随后又到建馆联合办公室工作。

1959年8月，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新馆建成。他转入陈列部，担任内容设计组组长。组内按照历史阶段分工，两三个人负责一段，从原始社会一直延伸到明清。

从档案与藏品到陈列内容，他的工作逐渐朝向观众：实物如何排列，年代如何衔接，一段历史怎样被清楚地说明。这些问题，需要在研究与展厅之间反复推敲。

陈列

从一件文物 到一段历史

中国通史陈列的筹备，是许多人的共同工作。历史、考古、文物等领域的学者参与讨论，各地文博机构调集藏品。王宏钧和同事们面对的，既有实物，也有怎样解释实物的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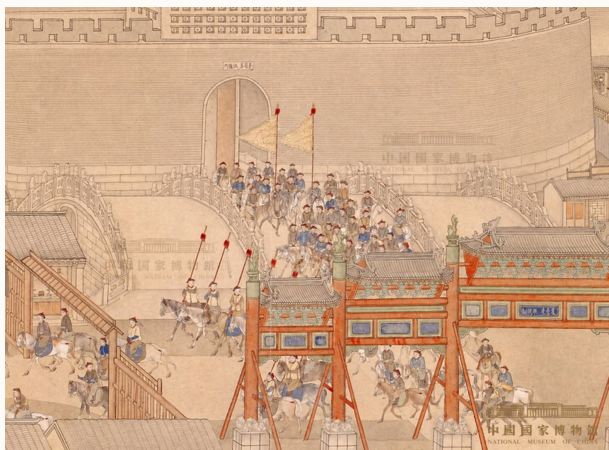
1958年10月至1959年7月，陈列大纲经过十来次修改。1959年10月开始预展，1960年正式对外开放。展柜中的次序，背后连着史学讨论、资料核对和一遍遍调整。

1984年8月，王宏钧出任副馆长、党委书记，主持馆务。1984年、1985年，通史陈列再次修改。馆里重新梳理若干历史阶段的内容，也腾出800平方米，举办临时专题展览。基本陈列之外，观众因此有机会看到更多不同主题的文物。

一座博物馆的工作，并不止于把东西妥善放好。研究让藏品的来历更清楚，陈列让这些认识走向公众。王宏钧长期参与的，正是两者之间细致而持续的连接。藏品保管、历史研究与内容设计，各有细致的分工；当它们汇成一场展览，观众才能顺着实物，看懂历史的来龙去脉。

问史

画卷中的街市与生活



《乾隆南巡图》卷一局部



同卷中的街市与行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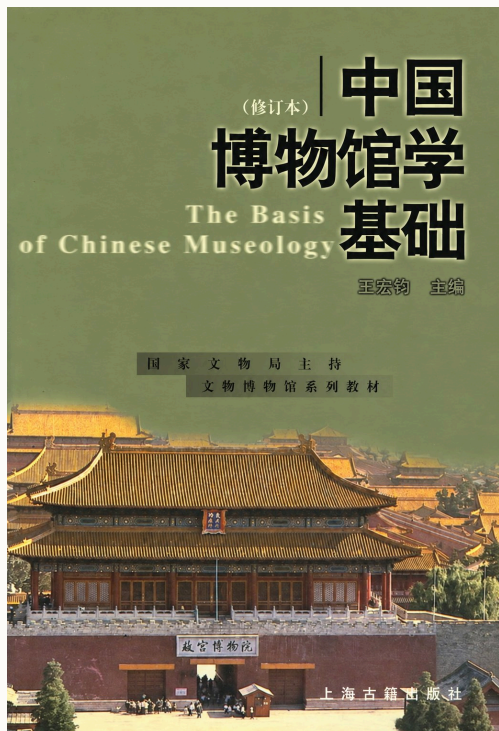
王宏钧研究明清历史，也研究那时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。文献之外，他把目光投向能与文字互证的实物。苏州的丝绸、湖州的蚕桑、景德镇的陶瓷，都曾进入他的调查范围。

他主持过《乾隆南巡图》研究课题组。图卷中有帝王出行的仪仗，也有街市、店铺与行人。画家的笔墨，留下了可供后人仔细辨读的生活细节。

看画，也可以是读史。把画面、文献与调查材料放在一起，研究者才能更审慎地理解过去。2010年，《乾隆南巡图研究》出版，这项集体研究有了成书的成果。

成书

把工作经验 整理成学问



《中国博物馆学基础》修订本

文物怎样征集，藏品怎样保管，展览怎样组织，博物馆怎样面对公众——这些看似分散的工作，也需要共同的理论与方法。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专家参与博物馆学教材建设，王宏钧是其中的一员。

他主编的《中国博物馆学基础》，把理论、历史、专业工作与管理等内容放进同一部教材。2001年的修订本，还专列了博物馆信息化一编。眼前这册书的封面，保留着他的主编署名。

主编一本教材，意味着与许多同行共同整理知识，梳理章节，也把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变成可以讨论、学习的内容。前辈积累的经验因此走出各自的书房与库房，成为后来者入行时可以翻阅的一本书。

书本之外，还有面对面的交流。1981年，他参加承德博物馆学研讨会；1992年，应邀在河南作学术报告；1997年，北京举办博物馆学系列讲座，47位馆长参加，他也是受邀专家之一。经验从案头走向课堂，再由同行带回各自的岗位。

家藏

一九九〇年代初

在苏州丝绸博物馆的收藏中，有一套清末团鹤彩绣礼服。黑色缎地的彩绣对襟女袄，下配红色缎地的彩绣马面裙。衣与裙放在一起，色彩和纹样仍然鲜明。

这套礼服原为王宏钧家藏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他将它捐给了苏州丝绸博物馆。从此，它有了新的保存地点，也成为公众认识传统服饰的一份实物资料。

一件衣物能够留下的，不只是外形。缎地、针脚、纹样与形制，都可以成为研究和讲述的起点。照片中的这套礼服，把他参与的文物事业，同一次具体的个人捐赠连在了一起。

家藏进入馆藏，物品的故事也进入更长久的公共记忆。对于观看它的人来说，一段原本遥远的服饰历史，因眼前这件真实的东西，有了可以细看的细节。



王宏钧捐赠的清末团鹤彩绣礼服

同道

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



国博百年纪念大会 四位老专家共同受奖

2012年7月9日，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建馆一百周年。纪念大会上，四位老专家获颁“学术成就与突出贡献奖”，王宏钧是其中之一。

照片记录的是共同受奖的时刻。长期的研究、保管、陈列与教学，由不同岗位上的人接续完成。百年馆史里，个人的工作与同行的积累相互交织。

此前的2009年，他已获“中国文物、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”荣誉。奖项为他的贡献留下了清楚的记载；而贡献本身，更具体地存在于参与过的陈列、编成的著作，以及后来者继续使用的方法之中。

相续

离开岗位以后



二〇一一年 国博馆刊百期纪念座谈会现场

1987年，王宏钧退出馆领导岗位，1990年离休。之后，他仍参与陈列研究与学术咨询。正式岗位有所改变，和博物馆的联系却延续下来。

2011年12月，国博举办馆刊百期纪念暨博物馆学术建设与馆刊编辑座谈会，他出席并发言。发言中，他谈到研究对博物馆工作的基础作用，以及馆刊对学术交流和人才成长的意义。

2019年，他被聘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。藏品需要持续研究，已有认识也需要不断检验。这样的工作，很难以一次展览结束、一本书出版，或一个岗位的离任画上句号。

百年

二〇二六

2026年1月22日，王宏钧迎来百岁寿辰。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罗文利到医院看望他，并与他的女儿王薇交谈。那次探望中，罗文利回忆，自己三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时，就读过王宏钧主编的《中国博物馆学基础》。

一本教材，把相隔数十年的两代博物馆人联系起来。前辈整理的知识，曾经是后来者学习的起点；当后来者已经承担新的工作，这份影响仍然被记得。

9月15日，王宏钧在北京逝世，享年100岁。从文物局到历史博物馆，从藏品、陈列到研究与教学，他把长久的精力放在了理解历史、保存实物和传播知识的工作上。

家中礼服进入博物馆，工作经验编成教材。他留下的，不只有名字和年份，还有可以继续使用的学问与方法。文物仍被研究，展厅仍迎来观众，新一代博物馆人还会翻开前辈的书。这样的延续，落在一次次研究、讨论与查证之中。百年人生已落笔，理解与守护历史的工作，仍由后来的人接着完成。

来路

百年中的几个坐标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926 | 一月，生于北京 |
| 1948 | 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 |
| 1949 | 进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 |
| 1959 | 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，参与新馆与陈列工作 |
| 1984 | 任副馆长、党委书记，主持馆务 |
| 1990 | 二月离休，继续参与研究与学术咨询 |
| 2001 | 《中国博物馆学基础》修订本出版 |
| 2010 | 主持的《乾隆南巡图》研究成果成书 |
| 2012 | 获国博学术成就与突出贡献奖 |
| 2019 | 受聘为国博终身研究馆员 |
| 2026 | 九月十五日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一百岁 |

相传

让文物可读
让学问有人接续

王宏钧

一九二六—二〇二六